



“五二七”重庆大轰炸 一枚炸弹落在父亲10米外……

□曹庞沛

从1938年到1943年的5年多时间，日寇对重庆实施了世界战争史上次数最多、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、损失最为惨重的大轰炸。其中，震惊中外的有“五三”“五四”大轰炸，“六五”大隧道惨案等。而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“五二七”蒙难日，更是重庆人民不能忘却的记忆。

文学系，起初对于日机的轰炸，师生们是向外疏散，大家或到较远的安全地方躲藏，或到就近的树林丛中隐蔽，都不敢留在宿舍和校区内，以防不测。但随着日机来得频繁，又多次过往而未见投弹，于是大家司空见惯，习以为常，便产生了侥幸麻痹心理，认为日机只是路过，就不再往外躲了。

2 生死梦魇

1940年5月27日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当天上午11时左右，天空突然出现黑压压的一大群日机。先是27架，随后一批接一批轰轰而来，快到北碚市区上空时，机群突然散开，全部排成“一”字阵。见此情景，人们意识到了异常，预料日机可能要投弹。果然，不到1分钟，即听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看见冲天火光、气雾硝烟，从北碚市区体育场、复旦农场、夏坝校园及毗邻的黄桷树镇（亦为校区）等处卷地而起，顿时天空乌黑一片，房屋等建筑惨遭日机炸毁。

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孙寒冰教授（创办《文摘社》第一人），时年37岁，当时正在黄桷树镇（今东阳镇）王家花园与其助手汪开楷审阅编排第71期稿件，两人均不幸遇难身亡，编辑贾开基被炸断了一只胳膊。同时遇难的，还有复旦大学学生王茂泉、王炳文、陈钟燧、朱锡华、刘晚成五人。此外，学校的校舍、图书、仪器也被炸毁，损失惨重。

日寇投弹时，我父亲正在学校教室，发觉情况不妙后，他迅速奔向一个尚未筑好的小防空洞内，一枚炸弹就落在他所躲小防空洞外约10米处，幸未爆炸，逃过一劫。

3 坚挺不屈

5月底，全校师生在大礼堂为孙寒冰等7人举行了追悼大会，主持人为代理校长吴南轩。吴南轩一进场，就泣不成声，悲痛不已。教师和同学们也都悲痛万分。当吴校长宣布追悼会开始，会场师生更是放声大哭，久久不止。

随后，许多中国文化界著名人士发表了悼念文章。夏衍在《救亡日报》上发表了《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》；胡愈之的文章说：“孙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，是一个为真理奋斗的文化战士”；郭沫若写了一首悼诗：“战时文摘传，大笔信如椽；磊落余肝胆，鼓吹动地天；成仁何所怨，遗留正无边，黄桷春风至，桃花正灿然。”

为纪念孙寒冰教授，学校将茶叶系建筑命名为“寒冰馆”，把文摘社改为“景寒书屋”。1941年8月初，学校铭刻了一块3米多高的《复旦大学师生罹难碑记》纪念碑，立于夏坝后山孙寒冰墓前，上面记述了日寇轰炸学校罪行、孙寒冰等师生遇难事件，并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。

据统计，在此时期，日寇飞机还集中轰炸了重庆大学、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。

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，重庆人民越炸越坚强。“五二七”大轰炸后的7月27日，著名学者陈望道教授来到复旦大学，担任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主任，新开了《修辞学》《论理学》（即逻辑学）等课程，使学校的学科得到进一步发展。校方还作出不放假的决定，师生们坚守着中国教育的最后阵地，延续着中国文化的血脉。那时的重庆各大学，都呈现出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的顽强景象。

（作者系东方文化馆重庆分馆馆长）

1 空袭为常

当年，日机轰炸重庆，大都从武汉方向而来，先经北碚，再到市区。每次日机空袭，一般都以三架飞机为一小队，呈三角品字飞行，少则三个小队，多则十多个，各小队间保持适当距离。当日机来时，我防空部门即在北碚嘉陵江边的高岩处（当年三峡布厂附近）挂出红球，同时发出强大的空袭警报汽笛声；有时还升起红旗，便是日机已从武汉汉口起飞的讯号。成群结队的日机由远而来，嗡嗡作响，接着就是爆炸声大作，震得人心发抖。

当时，我父亲正就读于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外国语言

潘家坡古梨树，三百多岁了

□阿普

阳春三月，荣昌潘家坡，古梨树正在盛开。这里人头攒动，三百多年的古梨树在风中耸立着，把花摇落满地，对眼前的人群视而不见。

清朝初年，蜀地因战乱瘟疫造成大量的人失去了生命，村落荒芜。康熙皇帝发布填川诏书，湖南永州零陵潘氏先祖奉诏填川，并于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年）落户昌州府昌明里盘龙场石河沟丁家沟（今荣昌区盘龙镇大成村五组）。自此，潘氏移民一家二十余人在丁家沟世代居住，开枝散叶，繁衍生息。老祖婆懿德高风，子孙勤勉精进，耕读数年，子孙满堂，原地居住不开，后分居普渡寺、水口庙、石梯、藕塘等地。族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分散，不便联络，遂成立族亲会，在今潘家坡分派公地广植潘梨，列为祖地祖产，阖族共有。梨子采摘变卖，累计成家族基金，令子孙后代每年清明相聚，同祭祖先，共叙宗情。久而久之，这片梨园就被荣昌盘龙镇老百姓称为“潘家坡梨子园”，闻名遐迩。

三百年前，梨树在这里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，历经雨雪风霜。到了今天，留下的几棵古梨树，已是岁月沧桑。当初，它们成就了潘家的大业，也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地，年年花开春风里，结果阳光下，甜蜜四面八方，一派风光。

可一场罕见的旱灾，却让它们差一点消失殆尽。大地黄沙四起，天空如火焰炙烤，一丝丝水汽也没有。梨树们叶子焦黄，枝丫干枯，命悬一线。这一年没有春天，梨树们在垂死中挣扎，风也远离了，阳光不再和煦。连命都要没有了，哪里还有花开，哪里还有果结，哪里还有清香可口的甜美。

第二年，当春风到来时，活过来的潘家坡梨树只有最高处的十多棵，因为元气大伤，连续三年没有开花结果。

后来，梨树们经历了

战乱磨难。它们慌乱地开花，慌乱地结果，花落满地，果烂枝丫，岁月孤独而凄凉。

又过去了几十年，一个夏季的某一天，天空乌云密布，像集满了水的棉絮，沉重地压在梨树的头上。突然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一道道闪电张牙舞爪，把乌云撕碎，狠狠地砸向梨树，梨树们巨大的手臂被活生生劈开，剧烈的疼痛让它们在暴雨中颤抖。

当下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断臂的梨树举起残枝，再次发出了新芽，开出了洁白的花朵，把春天拥抱在自己怀中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全国“大炼钢铁”，古梨树差点沦为炼炉的燃料，潘家坡的百姓想尽办法，才算保住了两百多岁的梨树，让它们得以继续生息。
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盘龙镇一带不食人间烟火的毛孩子乱砸乱打，乌烟瘴气，最终荒谬到连古梨树也不放过。这群毛孩子轰轰烈烈杀进潘家坡，看着高大的古梨树，并没有立即下手，而是爬上爬下，痛快地玩了一阵子，感受了童年爬树掏鸟窝的快乐，然后举起镰刀、锄头准备把古梨树拿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被吵醒的一窝蛇从古梨树的树洞里窜出，那是又粗又长的菜花蛇，有四五条，见一群毛孩子疯疯癫癫，群蛇疯狂乱窜。孩子们被吓到了，正如一阵风刮来，又像一阵风刮走了。

从此之后，潘家坡的古梨树再也没有人前来光顾，而最终存活下来的梨树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几棵了。

活到这个份上，古梨树们可以说是心满意足了。看着自己的子孙们遍山遍野地开花结果，而且有了新的味道、新的气象，闯进了千家万户，作为老一輩儿，咋能不开心！

说起脚下一坡连着一坡的水晶梨，那可是古梨树的骄傲，看着它们一天天长，闻着它们的花香，听着蜜蜂的歌唱，古梨树们把枝丫上的风又摇得更响了。

新时代真好啊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荣昌区作协副主席）

观凤冠石刻

□曾庆福

久闻綦江区永城镇有凤冠石刻，五月的一个周末，我特意去参观了一回。

走在永城街上，远远就能看到东面的山上有几块突兀的石头，像鸡冠子一样，人们雅称为“凤冠石”。因为有凤冠石，这山就成了凤冠山。

凤冠山是一座英雄的山。山下有王良故居，红军将领王良就出生在这里。2005年，在王良诞辰一百周年之际，永城民众将怀念王良烈士的题词和诗歌刻在了凤冠山的大石上。登上凤冠山，满坡生态果园。果园里有长长的石梯，石梯边有一块一米多高的指路石碑，上刻“纪念王良军长诞辰一百周年石刻由此上”。石梯两侧葱茏茂盛，上行百余步，一座石梯穿过六角亭，牌匾上写“将军亭”。其上20米路边的高高石壁上，竖刻硕大遒劲的“军功传千古”五字，纪念英烈王良的石刻，徐徐呈现眼前。

山顶最高处，有两块紧紧相连的扁形巨石，左边巨石上，有毛泽东的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围剿》诗篇题刻，当年活捉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正是时年25岁的红十师师长王良。高高矗立的石头正中，刻有革命烈士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。大石最上方，从右向左横刻“千古之师”，字大如斗，苍劲有力。巨石上刻着多首怀念王良的诗词，敬仰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，赞扬烈士的革命精神。

山脊上，还有一块长约10米、高约6米的巨石，西侧正中刻有“凤冠石”三个楷体大字，右边竖刻“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孟冬月吉旦”，左边竖刻“知綦江县事贵州镇远刘宪题”。明嘉靖二十二年即1543年，距今400多年了。

凤冠石下方山脊上，还有一块长约30米的巨石，上面横刻“綦风士气”四个楷体大字，落款时间为“大清于道光二十七年孟秋月上海之吉”，是时任綦江知县并“坐补梁山知县”的臧翰批准镌刻的。此外还刻有王元年等8名捐资人，其中“监修宿儒王元年”，即由当时住在永城、德高望重的王元年主持雕刻，号召綦江有识之士，不要逢迎权贵，要有顶天立地、正身率道的风骨。

凤冠山是一座石刻山，也是一座有历史底蕴的山。山脊南北走向，石刻南北一字排开，构成一道壮美的人文景观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教育局）



凤冠山石刻群